

海域、港市與風土：從澳門到廈門的考察

李松駿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

地之盡於海者，與諸夏而俱窮；其
不盡於海者，不與諸夏而俱窮。南
而又南，吾不知其所底矣。——清
· 屈大均：《廣東新語》

一、楔子——破浪萬里求蓬萊

海洋是宇宙生命的投影，曾經充滿著先民求仙不死的樂園想像。然而，隨著世界秩序的變動，迎面而來的天風海濤，遂成為理想與現實交鋒的戰場；有人掙扎著離開，有人周折後歸來。走在近海漁村的小道上，閉眼之間，彷彿仍可聽見船帆不斷鼓動和拉扯的聲音，浪花正載著他們的故事洄流……

二、在國家與地方之間：沿海鄉村內的歷史人類學

海洋之歌，是一曲夾纏悲喜苦樂的詠嘆調。欲瞭解其中故事，唯一的方法，就是要與大海的子民做朋友。從珠海唐家灣、琪澳島，到廣州的黃埔古港、泉州的樟林古港，我們嘗試追尋失落的鄉野記憶，深入整體庶民社會的肌理。儘管經過新時代的改造，鄉村景觀多少被迫變形，但村廟作為凝聚村民信仰的神聖中心，隨處可見的廟壁、廟匾、廟聯、廟碑、廟誌，卻為我們經緯出一座村莊的身世與歷史。當然，巡遊田野，並非只是關注標誌性的地景和史料文獻，或俛一俛紅磚老厝的餘溫而已，還須經由老師的引導，以及村民口述訪談，才能進而探勘人與海洋所構成的地域群居關係。這種動靜結合的活態傳承考察，是透過由下而上的視角，重新審視不同的語境，從而整合國家／地方、宗教／禮儀之間的歷史問題。如是，國家如何滲透地方，地方怎樣回應國家，遂有作為論述的憑藉與線索，得以翻出閩粵風土人物誌的新頁。

三、作為接觸空間的閩粵：東亞與世界的交錯對話

如果跟隨航海時代的季風，我們將會看見，珠江邊，城門水關環繞，堤岸成為水路鑲邊，自成一個豐饒世界。廣州，正扮演著中華帝國的海上門戶，寫下萬商雲集的壯麗史詩。港市既連繫著內陸國家的影響，又面向海洋世界，打開多邊網絡，從而發揮中介據點的作用，揭示了全球發展的區域性影響。其中，船舶更實現了人與物資的移動，使得金銀、陶瓷、香料等貨品，得以跨界進行交易。由此可見，海洋並非只是一個平面的地理疆界，而是結合了官方／民間、陸地／海洋、政治／文

化的不同視角，來重新觀看日常生活中，自我／他者的互動，以及人物、物品、思想、信仰的交流，進而聯構成一個具有移動／行動開放空間。從澳門的海事博物館、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，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，一枚古幣或一粒果實，皆有屬於他們的風情。歲月雖易容，但出水文物的滄桑紋線，卻滿是浪濤的舞姿。閩粵人，從它們的故事中穿梭而過，它們也為海海人生收藏了風景。

四、經驗、記憶與認同：香山地景的構成及演化

地處東南沿海的香山，由於毗鄰港、澳的特殊地理位置，在現代化的浪潮中，得風氣之先而進入世界的語境。從中國第一位留學生——容闈開始，不論是為民主革命的唐紹儀、孫中山，還是推動工商發展的唐廷樞、徐潤，或是呼喚思想啟蒙的鄭觀應、唐國安，抑或建樹文藝事業的蘇曼殊等人，由他們所聚合而成的香山文化，在中西文化與古今文明的激盪下，促進了思想觀念及價值取向的創造性轉化。從梅溪陳芳故居，到廣州十三行商家族聚居地，每穿梭過一個狹窄的過道，便走過一段歷史的繁華起落。大自然的枝葉鬚根，牽繫著老建築的靈魂，相依相存，成為共生的風景。在蒸氤的暑氣之中，唱山、唱海、唱家鄉的牛歌和鹹水歌，既是一種遙遠的召喚，也是一種鄉愁。原來城市的記憶，可以如此綿延貫串、不曾中斷，才會使人一次又一次重回香山，尋找文化認同的記憶空間。

五、尾聲——潮波迴處悟圓聲

凝視著海幢寺所藏的外銷畫，通草紙上，留著他們繪畫自己時代的記憶。尋常飲水，平日起居之間，像是要與有緣的眾生對話：生活即是禪道。不禁使我想起，寺廟院落大缸裡的千年古蓮，雖花開花落，沈默無語，卻有著度人的悲願，可以修得重生的領悟。從澳門到廈門的十三天考察，似乎冥冥之中啟動了緣法，相遇難得的良師，結識知心的益友，使我理解一個歷史知識領域的細密迷人。在反覆的討論與證成之中，更可以感覺到生命用這樣的方式，讓提升進步的喜悅，能向無邊無際的大海分享。感謝主辦單位精心規劃，以及會務人員的體貼包容，成全了這樣一個美好的夏天。記憶若有氣味的話，那便是海風的鹹腥。即便有許多人相見，有許多人告別，但閩粵營的溫情，卻可以這樣地久天長。咫尺天涯，恍惚可以聽見，古剎梵唱如潮，潮聲依舊，我心澎湃……

己亥瓜月處暑後
謹識於濟賢橋畔